

合掌村的「羈絆」也是「遺產」

和這份無價的「羈絆」一起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，還有一百一十四棟合掌造茅草房屋。

德國建築學家 Bruno Taut 曾於一九三五年在日本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了合掌村並大嘆驚艷，隨即在其著作《日本美的再發現》中將這個「極端合理，就連日本境內也相當罕見的傳統庶民建築」介紹給了世界。

白川鄉的合掌造房屋是一種日本特有的民宅形式，是在樑上用木材架構形成雙手合掌狀的山形建築，其特徵便是以呈大坡度的茅草覆蓋屋頂，而且完全不用一根鐵釘。茅草覆蓋屋頂的坡度約為四十五到六十度，這一構造適合合掌村當地冬季積雪多且沉重的嚴酷自然環境。同時，所有的建築一律採用南北朝向，這是在考慮風向的條件下將風的阻力減至最小限度，並調節屋頂的日照時長，保持夏季涼爽冬季保溫，匯集了人們的智慧與膽識。

「合掌造」的形式據說始於十二世紀末、十三世紀初，當時在原平合戰中戰敗的平氏家族為了擺脫追兵而躲入深山，為禦寒而修建了這種茅草屋。而現在還保留下來的主要建於江戶時代。正是村民的小心保護，才能讓世人們有幸看到這一寶貴的歷史遺跡原本的完整樣貌。從村子入口處向西北方向步行約半小時或乘坐收費巴士，可以到達海拔高處的天守閣展望台，站在那裏眺望整個合掌村，滿眼都是明信片中的醉人童話風景。

此外，日本作為全世界垃圾分類最嚴格的國家，大街上的垃圾桶本身已少之又少，合掌村更是不設任何垃圾桶，所以要記得將自己產生的垃圾隨身帶走，這也是探訪白川鄉的重要禮節之一。(下)



合掌村的茅草房

樂活

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

南北清明

清明時節雨紛紛，大詩人杜牧寫的應該是四月江南，四月在江浙滬地區，人的體感溫度比北京要低一些，這是我北漂多年的經驗。北京四月很少下雨，印象深刻的是十六年前的今天，那是一個雨夜，我剛從報社回家，就看到鳳凰衛視播出的張國榮去世的消息，趕緊再冒雨回報社。也許後來，清明前後北京也有雨，但沒了像張國榮去世那樣的難忘事件，也就沒了難忘印象。今年北京三月陽光充足、氣溫偏高，常是臨近攝氏三十度後，來一次大降溫，一夜寒風，氣溫回到十五度左右，大家調侃說今年北京春天氣溫是滿三十送十五。上周五，北京又大風，我的一位朋友去人藝看戲，到了劇院門口，竟然一個假髮套吹到他的身上，這不是杜撰，估計杜牧也寫不出這樣的濠瀟情景。

名相聲演員侯耀文老師路過這裏，他告訴我這裏曾是八九十年代北京歌星常聚之地，可能離中央電視台近，全國的演出商到京聯繫歌星演出，都在全總大樓與歌星見面簽約送定金，電視劇《我愛我家》裏調侃的「阿敏（毛阿敏）阿玉（李玲玉）阿英（那英）」，或許都常到這裏。全總大樓對面，就是著名的長安商場，那天我看到商場的招牌剛拆完，據說將停業告別長安街，記得我的一位小兄弟吳昂說過他的母親在這商場上班。侯耀文老師已作古多年，吳老弟也失散不見，只有十里長街邊的玉蘭桃花，一夜春風盛放永不變。

北方春風急，江南雨紛紛，南北清明區別更在美食，明前龍井、明前刀魚等，就是只有清明前食用最美味，這些明前美味只在江南有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美國最快樂的人

美國科學家測試發現，六十五周歲及以上的女性心理壓力減少，焦慮感降低，幸福感最高。進入老年，美國女性要面臨的主要挑戰有三：社會對女性的年齡歧視，個人身體健康的惡化，親朋好友的重病、離世等。但美國七十一歲的文化心理學家 Mary Pipher 卻強調，只要改變對老年的固有思維方式，這個年齡段的女性會成為世上最快樂的人。

她說，進入老年後，女人不再需要向別人證明什麼，能活得更自在，更真實。她們不用全時工作，有閒暇做自己真正愛好的事，重溫兒時舊夢或者開始新的學習和探險都行。此時她們的人際關係也更成熟，擁有一批在情感上無條件支持自己的至交好友，也懂得享受獨處而不覺得寂寞。

有人質疑：老來不強調經濟保障，只鼓吹樂觀態度是否太不靠譜？她卻說，人到老年，雖然被剝奪了部分「掌控權」，我們還都擁有「選擇權」。她三年間採訪的諸多老年女性的經歷證明，金錢絕不是幸福的先決條件。美國最幸福的老年女性大多數並非來自中上階層家庭，很多人出身貧困、經歷坎坷甚至身患殘疾。她們快樂的秘訣來自生命的目的性，對生活的感恩態度，以及每天選擇關注生活中的哪些部分。

Pipher 提倡老年女性要保持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，也描述了一些成功個案。如，好友將喪偶的悲痛轉化為造福他人的動力，幫助類似經歷者渡過難關。她與年輕一代保持溝通互動，保證自己心靈與思想永遠寬容。她從兒時祖母關愛自己的記憶中汲取力量等。以上警告、忠告都有道理，但心靈雞湯沒那麼容易在於「聽來很美好」，實施起來卻沒那麼容易。美國人不斷出版老年指南書籍，倒是從側面反映了他們對衰老的普遍憂懼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張國榮的「水色熱血」

鉛字肖像

楊騏

逢周一、日見報



MV 中，他請來素有「日本芭蕾舞王子」之稱的西島千博參與拍攝，幽藍色的畫面裏滿是他與西島千博二人共同譜寫的異色，舞影四濺，在片尾燃點的煙氣中纏繞不去。

張國榮去「周遊世界」的第十年，西島千博來到香港再度跳起這段《夢到內河》的場景，依然是舒展曼妙的身姿，依然是輾轉騰挪的舞步，依然在「拿流浪的軀體抱擁，直到筋力窮」，我們束手無策，只能站在觀眾席上，「望着沿岸高潮」。

我不禁想起了馬修·伯恩的《天鵝湖》，這部大膽地起用男子出演天鵝的《天鵝湖》也自然被宣傳成了同性戀版，熱情的讚許和惡意的詬病將這部舞劇捲入了是非的紛爭中，比起「藝術」本身，人們更願意對「同性戀」津津樂道。出演天鵝的亞當·庫博只能無奈道，「誰在乎天鵝到

底是男是女，這根本不是重點啊……」

「我覺得芭蕾舞並非一定就是女性化的，所以我用了一個男性，讓他在這個空間裏跳舞……」對《夢到內河》的MV，Leslie 這樣簡短地說道。至於這支音樂錄影帶究竟是不是「意涵同性戀」，他沒有解釋，也不屑去解釋，他不過是拍出了這支MV，把他堅持的信念和想法都傾注在了作品中。「你感受到什麼就是什麼罷了」——在MV遭到電視台禁播的時候，他像亞當·庫博一樣無奈地說道，並且拒絕了為迎合過審而修改MV的要求。

這就是張國榮式的熱血。他用聲色光影去反抗一切陳腐的窠臼，沒有大聲疾呼的口號，沒有成群結隊的遊行，彷彿只是一場靜謐的抗爭。但這恰恰是一時興起的熱血情緒所不能達至的「永恆」。(二)

中產居所

深圳的各項經濟指標持續提升，港人知道深圳人生活水平直逼香港，但人家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，並不詳知。有深圳人參加香港旅行團去他國觀光，港人團友聽他們講普通話，心生好奇，直到他們購下大型硬木雕品，才有港人忍不住問：「買這麼大的東西，你家有地方放嗎？」深圳人說：「買回去和傢具配套的，怎會放不下？」

我最近在深圳梅林社區逗留了一天，那裏依傍着梅林水庫與梅林公園，環境清靜優美，梅林路、梅麗路兩旁是一棟棟房屋，數量壯觀。我分別拜訪了兩位友人的家居，並與他們共晉午晚餐。兩家都住複式單位，其中一間的原面積為二百平方米，因上手業主將大廳中通的格局改為不中通，變相增加了面積，現業主買下後，不知又怎樣擴大了面積，總之我看到一個多房多廳多廁的大宅，業主說，十多年前以二百二十萬元買下，眼下價逾一千五百萬元。

另一家的室內面積也是二百多平方米，大小房間、茶室書房畫室分隔清晰，格局更像豪宅，同樣，這間房的每月管理費也只需二百餘元。我問深圳有多少家庭可住如斯大單位，他們都說這是中產家庭的普遍水平，社區內單位都在一百平方米以上。

反觀香港，我們的房子愈建愈小，單以中產家庭的居住面積與深圳人相比，已有差距，更還有歧視人家的理由？

紅塵記事

慕秋
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

天空飄過潔白的雲

前天，初中政治課陳寶華老師打來電話：「田賀的媽媽走了。」我一怔：「賈阿姨，她，走得不靜嗎？」「嗯，很安然。」我站起身，默默來到窗前，向着北方，凝視。天空中，潔白的雲朵在浮游，飄過。「賈阿姨，那潔白的雲朵，哪一片是你呢？」

賈阿姨的女兒田賀與我的生日只相差十天。我倆從幼兒園到大學，都在同一間學校同一個班。青梅竹馬、兩小無猜，這樣的美好大概就是為這樣的緣分準備的吧。許是因為這個緣故，賈阿姨准定成為我生命中一個熟悉又溫暖的長輩。

我度過了孤獨又溫暖的童年。中學時，我和田賀都成了住校生。母親的病越來越重。一個周末，賈阿姨特地喊我到家裏吃飯。「阿姨，您說，人會有來世嗎？」她摸了摸我的腦袋，「有沒有來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善良的人，都會成為天上潔白的雲朵，會在天上一直看着你。」

之後經常去教會，和陳寶華老師成了教友。「她總是跟我說讓我多關心你，你一個人在外不容易。她得了癌症，說話很吃力。本來，她想給你打個電話的……」天空中，片片雲朵飄過，潔白又淡然。這一生，多麼短暫，我甚至來不及為這樣一個關心我的長輩做點什麼，就空餘懷念。願您在天堂永遠擁有美麗安然的春天。

負暄集

趙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